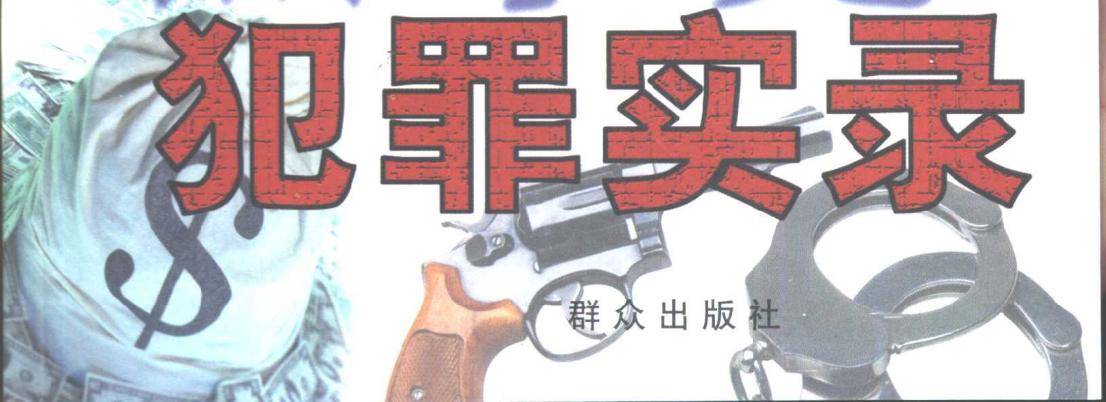


马克西姆·格林金 著



俄罗斯黑手党 犯罪实录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黑手党 犯罪实录

马克西姆·格林金 著

宋艳梅 杨春宇 冯耀初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黑手党犯罪实录/(俄)格林金著;宋艳梅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4

ISBN 7-5014-2557-4

I. 俄… II. ①格… ②宋… III. 纪实文学-俄罗斯-现代 IV. 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980 号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4677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еступность

КТО ЕСТЬ КТО

©A. Максимов

本书译自俄罗斯“艾克斯摩”出版社 1998 年版

俄罗斯黑手党犯罪实录

[俄]马克西姆·格林金著 宋艳梅、杨春宇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26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2557-4/I·1056 定价:16.00 元

作者前言

90年代，犯罪集团对社会财富的重新瓜分，黑手党向俄罗斯公众政策和商业、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渗透，不仅迫使执法机关和情报机关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而且要求我们对俄罗斯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做深刻的反思。虽有数百种书籍问世，披露职业凶杀案内幕，揭露黑手党、犯罪团伙令人发指的疯狂罪行，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及时地分析总结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恐怖活动、帮派争斗、绑架人质、贪污受贿、欺行霸市、强行勒索等等犯罪活动日渐猖獗的根源何在。究竟谁是一个国家铝业和石油业的主人？银行家们的命运掌握在何人手中？为什么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犯罪团伙得以暴富而且势力迅速膨胀，而警方的行动对其来说却只如蚊虫叮咬，无关痛痒？为什么黑手党的教父们只在俄罗斯境外才会锒铛入狱，而在境内却总是安然无恙？我们并不奢望得到同一答案，因为相对于盘根错节的犯罪体系及其各类交易、相对于国家利益和黑手党利益、相对于民主价值与黑手党法则来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蕴藏着无数种答案。

规模最大的犯罪团伙
国家杜马中的黑手党
现代化的犯罪手段
跨国境的洗钱方法
奇闻逸事尽在：
俄罗斯黑手党犯罪实录



目 录

第一 章 俄 罗 斯 黑 手 党 的发 迹	(1)
第 二 章 从 杀 人 犯 到 国 家 杜 马	(10)
第 三 章 血 腥 的 体 育 运 动	(21)
第 四 章 俄 罗 斯 人 在 前 进	(40)
第 五 章 阿 列 克 塞 · 彼 德 罗 夫 —— 彼 德 利 克	(57)
第 六 章 黑 手 党 的 剑 子 手	(62)
第 七 章 夺 命 商 人	(75)
第 八 章 亚 历 山 大 · 索 洛 尼 克 —— 马 其 顿 斯 基	(84)
第 九 章 匪 帮	(102)
第 十 章 莫 斯 科 郊 外 之 夜	(121)
第 十 一 章 巴 拉 什 辛 和 诺 金 斯 克	(125)
第 十 二 章 普 希 金 诺	(140)
第 十 三 章 波 多 利 斯 克	(151)
第 十 四 章 北 方 的 主 人	(173)
第 十 五 章 东 部 的 专 制 王 国	(192)



第十六章	莫斯科南部的主宰	(210)
第十七章	谢尔盖·米哈伊洛夫——米哈西	(224)
第十八章	巴维尔·扎哈罗夫——茨卢里——“野兽”	...	(242)
第十九章	瓦切斯拉夫·伊万科夫——雅波恩奇克 ——教父	(254)
第二十章	我的警察没有能力保护我	(279)
第二十一章	警察经商	(287)
第二十二章	戴肩章的魔鬼	(296)
第二十三章	冷静头脑、热心肠与大款	(303)
第二十四章	悲惨的乐观主义	(318)



第一章 俄罗斯黑手党的发迹

俄罗斯呈五权分立状态。一是行政权，被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小官员们实现极乐人生的梦想：车库里的“沃尔沃”，莫斯科郊外的豪宅，西班牙的高级别墅，子女们旅居英国，瑞士银行的美元账户；二是立法权，立法机关日复一日地修改、完善、誊抄着同一份法律——旨在保护第一、二甚至于第三种权力的法律；三是司法权，司法机关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方式为适当的人开罪、定罪。俄罗斯的司法权是终身独立的——独立于社会，独立于道德准则，乃至于常常独立于法律；四是新闻媒体，也是独立的——财团的报纸间相互独立，犯罪集团所赞助的刊物相互仇视、攻击谩骂。

最终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也是大多数俄罗斯现代畅销书的主人公，大量报纸、电视、广播头条新闻的主角，还是议会报告、全俄会议、甚至国际研讨会的核心对象——犯罪集团。它高高凌驾于社会和国家之上，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独一无二地超乎法律之外，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总之，它是俄罗斯社会“真正的权力”。

这场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巨变究竟始于何年何月？曾拍摄苏联第一部犯罪集团题材的优秀电影《接头地点不能变》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格沃鲁欣确信始于万恶的改革、自由化和私有化之初。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观点，就不得不指出，实际上发生巨变



的条件早在斯塔夫罗波尔改革家^①掌舵之前就已成熟了。80年代中期,这个巨变阶层就从物质和意识上形成了,它决定以后不仅是在地盘上,而且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地盘法规”。它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自己的“基金”,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和领导核心——地方头目、匪帮头目、大头目,也有自己的宣言——《黑手党法则》。

70年代出现首批生产假冒紧俏商品的地下车间,经营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开始收买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为己所用。幕后的商业大亨们也为自己撑起了保护伞。当时他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受刑事犯们的保护,要么被竞争对手吃掉。也是在70年代,出现了第一个靠敲诈勒索为生的匪帮——蒙古帮。1979年全苏地下车间主人在基斯洛沃德斯克集会并做出一项决议:向黑手党基金交纳利润的10%以换取其保护和发生冲突事件时的援助。

合作社运动为犯罪团伙洗钱提供了一套合法的保护外衣。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莫斯科90%的合作社属于同一个黑手党家族。后来当出现了更为有利可图的商业项目时,按教父的命令,这些合作社被陆续卖掉,其中的大多数后来走向衰败。

黑手党制造的首次恐怖事件是1977年俄罗斯饭店纵火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官方报道失火原因是由于安装工人的疏忽,而据克格勃调查的真正原因是黑手党对赛马赌注分赃不均,引起矛盾。纵火者是阿布哈兹黑手党教父拉科巴的手下人(该帮的基地是离跑马场不远的苏维埃饭店)。他们只是想以此恐吓对手,但某种程度上低估了红公鸡帮的力量。

^① 指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在同时期外高加索地区出现了首批地下武装组织。据秘密消息通报,有直升飞机从亚美尼亚向纳卡地区运送弹头,还发现了藏匿武器的秘密场所,有人甚至用长焦镜头拍下了受贿官员大肆敛财的镜头。1982年全国黑手党首领大会在第比利斯召开,会议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如何能将国家政治权力据为己有。对黑手党来说这并非梦想,格鲁吉亚独立后,黑手党头目扎巴·约谢里阿尼就当上了国防部长。后来(1993年6月)正是他提出如果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冲突问题上不能满足格鲁吉亚政府要求的话,格鲁吉亚就将在俄罗斯展开游击战,这项声明曾轰动一时。远在改革开始之前,即将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米姆别尔·巴吉阿什维里亲自为黑手党家族大头目库丘里主持了婚礼。

据侦察报告,库丘里曾策划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谋杀案:黑手党要以生命为代价暗杀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幸运的是,当时戈身边的人还都能恪尽职守,杀手最后于1987年5月被擒。

苏联克格勃制定了一套同有组织犯罪斗争的方案(目前尚未解密):

1. 严密监视黑手党和刑事团伙头目,杜绝他们与在押的普通青年罪犯的接触;
2. 加大力度削减刑事犯罪范围,对未依照法律规定判决的刑事案件进行重新审议,建立一套现代的惩戒制度;
3. 实行可靠的财政监督;
4. 依靠地方自治机构的力量保护经济部门不受巨匪的敲诈勒索;
5. 调整开通统一的报道犯罪现象的新闻渠道;
6. 研究制定专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



7. 成立反有组织犯罪的独立机构。

遗憾的是,这套方案如诸多紧急行动方案一样被束之高阁。

80年代末,整个俄罗斯被黑手党划分成若干势力范围加以控制。每个黑手党都有自己的一套多功能建制,包括总部的大头目、区域头目、匪帮头目、小团伙头目及普通匪徒。

与此同时,黑手党们开始频频违反《黑手党法则》(法则中规定:不允许组织家庭,严禁同国家机关合作,不得有固定居所等等),从事大规模的合法商业活动,并在此领域崭露头角。人们把这类黑手党称为“成熟派”。这个圈子里还时兴捐官或是由举荐获得官位。例如,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区域头目就被举荐为黑手党教父,同时也当上了地方行政首脑。远东地区黑手党教父普德尔(巴达捷夫)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建立了统一基金会,开展慈善事业。非法商人艾则尔吉斯被塞进国家杜马,但当他拒绝与黑手党继续合作时立即被杀。列宁帮头子弗兰茨成了自由民主党的议员助理,索恩采沃帮首领米哈西领到了俄罗斯总统卫队的工作证。

许多头目纷纷出国另辟疆域,彼得利克等13个俄罗斯黑手党在德国安营扎寨(为对付俄罗斯黑手党,德警方成立了一个专门小分队,命名为“泰加”分队)。车臣帮代表人物鲁斯兰和那扎尔别克为了开辟非法贩运武器的新途径奔赴伦敦。在大名鼎鼎的黑手党人物雅波恩奇克(意为“日本人”)到来之前,马拉特·巴拉古拉就在美国组织俄罗斯侨民,创建了坚不可摧的黑手党家族(此人因经济罪被判60年监禁,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列维斯堡监狱服刑)。

最初,犯罪学将成熟派黑手党之间的冲突和耐泼曼派黑手党之间的冲突区别对待。(耐泼曼派是指遵循老传统的黑手党,



代表人物有哈桑、米哈西等)。成熟派对偷鸡摸狗、溜门撬锁一类的小伎俩不屑一顾,他们靠受其“保护”的公司生存。传统的黑手党们还没有学会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到了90年代中期,旧的传统和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已化为乌有,犯罪本身也发生了革新。如今,《黑手党法则》对黑手党首领们的约束已是微乎其微了。

随着旧传统渐渐消失,新的规矩悄然形成。例如:黑手党教父和要人死后一定要在最好的公墓举行豪华葬礼,并经媒体大肆报道。这样的葬礼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哀悼仪式,而是黑手党力量和团结的象征,表现出他们对世俗权力的蔑视。克里木教父维克多·巴什马科夫死时,几乎整个半岛的“弟兄们”都参加了葬礼。仅为葬后宴就预订了上千张机票,上万人的午饭。宴会上还发生了一幕惨剧:客人因为不和交了火,结果造成四人死亡,数人重伤(其中有儿童)。著名的政治家、基督——自由党领袖克里木·叶甫盖尼也死于这类宴会上(现今没有政治家卷入的案子就不能称其为大案)。

另一黑手党教父阿列克塞·萨多夫尼科夫的葬礼也同样名噪一时,结果葬礼上组织者的车被炸毁。1996年科特里亚科夫公墓又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爆炸,致使阿富汗战争残疾人基金会的领导全部丧生。

在顿河罗斯托夫黑手党教父维克多·科尔图诺夫(绰号“经理”,被杀手射中60发子弹)的葬礼上,聚集了全国500多个黑手党头目,葬后宴在一家最豪华的饭店举行。最为奢侈豪华的葬礼是为克万特利什维里举行的,他被葬在著名的瓦干科夫公墓。类似的还有远东黑手党教父瓦吉姆·别里亚耶夫(绰号别里亚依),被杀于莫斯科,葬于哈巴罗夫斯克,与70年代著名歌星



科尔·别尔德之墓并立。更有甚者，在圣彼得堡一带活动的唐波夫黑手党大头目尼古拉·嘎夫里连科夫(绰号斯捷潘内依)被直接葬在普斯科夫—彼切尔大寺院中，引起轩然大波，但教堂牧师解释说，死者曾为教堂捐助过一大笔钱。

后来，刑事犯罪圈内又出现一个新团体——青年帮，人们称之为极凶帮，无赖帮，冷血帮。该帮的手段极其残忍下流：绑架人质、大规模射杀和爆炸等等。俄罗斯成气候的黑手党约400个，匪帮则成千上万。到1993年，莫斯科12个大匪帮中只有两个受黑手党控制，而圣彼得堡黑手党的影响在80年代末就日渐削弱。

匪帮们可不像黑手党那样讲究什么法则，他们强调的是“理解”，在获得对公司的“保护权”时讲究先来后到。若商家告知自己已受到保护时，匪帮也可能相信，也可能要求商家出示证据。有时匪帮间不能通过谈判解决保护权时，也会以兵刃相见，甚至动用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例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大匪帮就动用过坦克。另外，火箭筒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

匪帮降服公司的方式也越来越巧妙，商家经常会遭到“瓦解”。这只是一种游戏：比如商家有拒绝接受保护之意时，匪帮会先制造一起威胁事件，这样商家在吃亏以后，就会自愿寻求保护。圣彼得堡匪帮的阿尔卡季·沙罗拉什维里就是这种游戏当之无愧的高手。此人曾是苏联小剧院的演员，一生拍了18部电影，后效力于尼古拉·谢丘克(即科里·卡拉特)匪帮。

匪帮并不把对公司的某些要求，如通过公司进行洗钱或其他非法商业活动在合同中注明。商人有可能只是一头被匪帮选中的“笨猪”，匪帮先助其大肆敛财，有时甚至投入部分资金来吸



引其他公司加入，当计划项目收尾时，再帮公司把钱存入瑞士银行，但账号只有匪首和这个商人知道，剩下的自然是商人被除掉。因此，这头“笨猪”从被选中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俎上之肉了。

洗钱、换汇，继而将钱汇往国外账户的方案也得以完善。通常的办法是先由九家匪帮控制的银行（有的是自愿的，有的是屈从于枪口之下）向第十家银行提供银行间贷款，第十家银行进行换汇后将钱汇出境外，有时这家银行也吸纳投资者的资金，然后宣布倒闭，银行头目们也作鸟兽散。目前国内有上百家此类银行和股份公司。

一场有组织的变革首先在圣彼得堡犯罪圈内悄然兴起，迅速普及到其他各大城市。这就是匪帮们联合起来，组成辛迪加（即同盟）。每个辛迪加由4~5个匪帮组成，每个匪帮包括2~3个班，每班2~5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2~5个小组，每组5~10人。这样，普通匪徒甚至连自己所在的匪帮大头目的名字都不知道。辛迪加中设有代理人、侦察队、情报中心，匪帮们通过辛迪加与“合法”世界打交道，并找到了通往“上层”的捷径。

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出现了完全由退役（偶尔也有现役）警官和其他武装部门代表组成的匪帮。像往常一样，他们的身份还是警卫队员。1993年被判处死刑的警官马卡耶夫就是白色城堡帮的头儿。

警察被聘请到匪帮中，又被奉为专家。刑事犯们称这些投诚者为“变色龙”，于是这称号也成了执法机关的惯用语。关于警匪沆瀣一气的情形本书中另有详细描述。

当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就要全盘皆输时，黑手党们开始向新生的匪帮们施加压力。只有维佳·卡里那（维克多·尼基弗洛夫——新思想体系的职业罪犯）表示将全力支持所有的黑手党弟



兄们。然而,维佳最终没能成为和平的使者,1992年8月,子弹穿透了他的后脑,这次枪杀事件拉开了“莫斯科保卫战”的序幕。

1993年4月,先是格洛布斯被打死,3天后莱姆巴(阿那托里·谢苗诺夫)丧生,紧接着相继被打死的是:6月份——斯沃(拉斐克·巴格达萨良),8月份——阿米朗·克万特利什维里和费佳·别舍内依,11月份——毕比亚兄弟(格鲁吉亚黑手党家族),1994年4月——奥塔利·克万特利什维里。以上列出的只是一小部分死于这场战争中的黑手党名人,实际死亡数百人,参战者多达几千人。

一些黑手党教父开始出售自己的名字。匪帮可以取名马雷舍夫斯基(马雷舍夫斯基是涅瓦城最著名的黑手党教父),或者在向教父们支付部分利润的条件下取名“索恩采沃”帮。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冒名者,甚至连匪徒们自己也难辨真伪,因为这期间经历兴衰的家族实在太多了。

战争使得帮派之间不断交叉融合,地盘界限也随之经常变化。匪帮雇佣老的黑手党教父做参谋或仲裁人,一些背离《黑手党法则》的原头目又成为新匪帮的首领。90年代初“斯拉夫人”和“黑人帮”发生了血腥冲突,教父们先于联邦政府意识到在被控地盘上发生持久的民族冲突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车臣帮同斯拉夫人联合抵抗格鲁吉亚人,而车臣帮(莫斯科的最强帮之一)本身成为多民族帮派。

其他帮派的地盘也在变化,此时执法者应邀前来已不是为了打击匪帮,而是以资格十足的调解人身份参加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后起的大匪首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所从事的商业活动,都与俄罗斯新贵们几近相同。报纸刊登出文章,称赞谢尔盖·米哈依洛夫(绰号米哈西,索恩采沃犯罪团伙头目)和阿科



别(绰号“爸爸”)在商业活动中一贯诚实守信。黑手党的律师们(现在每个黑手党及其教父都有自己的律师,有的甚至是律师事务所)一边儿高喊与罪犯斗争到底的口号,一边儿接过黑手党的赃钱争做国家杜马候选人。犯罪团伙与整个社会争夺“地盘”,这似乎是最可怕的历程,但看来已是不可逆转。《犯罪新闻》栏目主编列奥尼德·沙罗夫曾在我一篇文章的编者按中赋予了“怎么办”这个神圣的问题以历史悲怆的色彩。



第二章 从杀人犯到国家杜马

这句话摘自一份中央报纸的标题，文章中讲述了立法机关和该书主人公——犯罪集团之间沟通合作最简易的方法。具体是指，无论是黑手党教父，还是普通匪徒，现如今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坐落于猎物市场大街的议会大楼^①，而且可以填表备案，通过正当渠道分得一套办公室，尤其是第五权力阶层的人若要进入第二权力阶层，其手续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1997年3月，在因特网上出现一则广告：任何一个公民，只要点击 <http://www.aha.ry/-tiger> 这个网址，交纳2000美元，就可以买到国家杜马议员助理的工作证。这则广告还附有以下说明：

如果您通过我们的帮助成功地就职于俄罗斯国家杜马，任共产党员助理，在办理相关证件时，您可享受下列合法优惠：

- 免费乘坐市内各种交通工具；
- 免费获得俄罗斯境内的火车票；
- 从国家杜马免费打国际、国内长途；
- 随时自由出入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国家各部委；
- 享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各部和各政府机关食

^① 国家杜马所在地。——译者注